

廉州演武场

冠 英

演武场（又称较场坡）位于廉城东郊之原，故又名东较场（今农垦大修厂）。场面宽广，纵横四十余亩，地势平坦，绿草如茵，为明清以来操演兵勇以及考取武秀才之场所也。坡之北端，建有演武厅一座，宏敞庄严，为演武之检阅台也。坡之中央开凿马路沟一道，长达一千尺，深约三尺，阔约五尺，为考验弓马之场地也。每逢秋冬之际，皆在此举行兵勇大操演，由驻扎廉城之高级武员（如镇台——又称总兵、都司、游击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等）率领所部之兵丁弁勇（当时军服胸前缝一“勇”字，故当兵的说做勇），齐集于较场坡，候令操演。至于协台——又称副将，设在钦县龙门，参将设在灵山县，皆不参与斯处操演之事。莅场检阅操演兵勇的长官是镇台大人，头戴红顶花翎，拖着一条长辫，身披前黼、后黻袍挂，端坐高台，满面烟容，不见得八面威风。演武厅旁竖桅杆一根，高可数丈。待鸣放铁炮九响，升起“帅”字大旗，发号施令，操演随即开始矣。各押队官，纵马奔驰，掠阵检视，并手执红旗，布置方位，整顿队伍。须臾成列，鸦雀无声。队形不一，整饬可观，有弓矢队，有牌刀队，有戈矛队，有大刀队等。每队之前，站立一壮勇，手握大旗，迎风招展。三通鼓罢，开始演阵，带队官跨怒马，按制式进行攻击、防御之法，分别指挥操演。

攻方：阵前一兵勇，手执黑旗左右摇摆，发出攻击信号。金鼓齐鸣，一队牌刀手首当其冲，左右分列，并肩前进，喊杀连天；二队大刀阔斧猛劈鹿角障碍物，杀开冲锋路，以便后队突进；三队弓弩手万箭齐发，密集射向敌阵（箭皆去金），务使御者抬头不得，削减防御战斗力，借以掩护后者继续前进；四队挺戈举矛，勇猛冲杀，迅速接近敌阵，旋即展开肉搏战，极尽刀劈矛刺之能事，煞有生死决战之势。假戏真做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
御方：以红旗为中军大营，蓝旗为战壕，白旗为鹿角障碍物。战斗操演开始，众兵勇皆听从营官指挥，严阵以待。全队官兵皆潜伏壕内，纹丝不动，以观动静。一经发现敌方冲锋陷阵，杀将过来，弓箭手蓦地起立对付。前队跪着放射，后队

站着发射，矢如骤雨，飞向敌方密集处射去。待至攻者不顾死活，拼命厮杀，挟盾持刀滚进阵前（俗称滚狗屎），营官急令大刀队跃出壕沟，迎击敌人，掀起一场白刃战。旋又令站射手迅向左右侧散开，频频发射助战。号角呜呜，鼓声冬冬，顿时两军对垒，杀气腾腾。

停止操演时间到了，演武厅传令官高声喝唱：“操练停止！”各带队官立即整顿队伍，率领全队兵勇，迅速跑至演武厅前，由总带队官驰马至检阅台前报告操演结束，请示训词。镇台大人起立，发表谕示，评论各队操演之优劣。接着照例训说，指出目前冬防期间，各官兵回营后，仍须加强操练，防御匪患，不稍松懈。训词完毕，命令收队回营。

考取武秀才，又是另一场面。未至考期前一个月，钦县、灵山县、合浦县应考童生，俱相继赶到廉州租屋住宿。所租之屋，多在大东门街、小东门街、大南门街，因为这三条街离较场坡不远，便于朝夕骑马到较场坡溜马路沟。由于各县之马初到异地，场地陌生，未经溜过较场坡之马路沟，往往眼生，常有飙道之虞，一经飙道，取消考试资格；或者所骑之马因场地生疏，惊慌失措，不听驾驭，也会将其主人掀翻在地，一下子，倘若来不及起身，被后来赶上之马踏死，枉送了性命。因此，考生必须于考前骑马溜马路沟，务使熟练场地，方保无虞。考期至矣，在马路沟左旁竖立三个射靶，每个间隔三百尺，距离马路沟五十尺。在未考弓马前，先试步箭。前一日，在贡院（即现今物资局）齐集各县应考童生，较考步箭，每人领箭三支，听候点名，站定立射。靶距离射手一百二十步，命中靶子三支者，为优等。其次中两支或一支者，也取得考弓马资格，获得参与较场马箭试验或其他动作。如三支箭都不命中，则取消此场考试资格。等到次第射箭完毕，即便宣布明天得出场参加马箭考试者之名单。中选者，眉飞色舞，从速准备鞍马。

翌日早晨，考生齐集于较场坡演武厅之前，等候鸣炮升旗。学台（又称学院，也称宗师，是朝廷派来主考之钦差大臣）端坐演武厅之中央，命应考各生，每人领箭五支，并由学台略讲驰射规则，随即开始骑射。一经呼到名者，连忙跨马进入马道，左手持弓箭插于腰际，打马向前奔驰。离第一靶子很远，就先扣弓搭箭，

准备发射姿势。既将近，“嗖”的一箭射去，命中者，擂鼓喝彩。不命中者，无声无息。不管命中与否，皆继续向前奔跑，比至第二靶，如前射击。第三靶也如第一、二靶同样射法。但是三个靶不限仅射三箭，若三支箭之中有不命中者，重射一、二支也可。总之，所领五支箭射完便为完成。如果步箭三支，马箭五支，一概射中，称为“马步八”，列为优等成绩，其他科目，纵然有些不合规定，也可取上。考生射完箭后，仍纵马跑至马路沟尽头，才勒缰回马，从左方驰回演武厅正面，向学台大人敬礼，报告驰射命中之数，记录员登记入册，另候第二个科目。

学台旋即下达第二个科目，是舞关刀斩四门、背胸花。所谓舞关刀斩四门，即用关刀（纯为铁制，头号刀120斤，二号刀100斤，三号刀80斤，通常舞二号刀）向左、右、前、后各方劈一刀，称为斩四门。次则弯腰，背向天，将关刀置背上，舞四个旋转，接着头部向后微仰，挺胸朝天，便将关刀放在胸上旋转四回，此即呼为舞背胸花也。继而右手握刀，高举过头部，谓之舞刀。然后收刀放归原处，另候其他科目。舞刀时，也派专人考验，登记得失情况。

第三个科目是抽大石。大石重三百余斤，日字形，两端凿有陷坑，作为揜手。抽大石分三次进行：第一次抽过脚跟，第二次抽上膝过腿部，第三次抽平胸部，即告完成。随又举石锁，左手举起之后，交给右手，右手举起后，又交给左手，如此反复交换，连续举十余次。举完退归一旁，概有人登记优劣动作。此外，还有其他动作，不必尽述。

比及出榜时，万头攒动。榜上有名者，欢声沸腾，得意洋洋；名落孙山者，垂头丧气，悄然溜走。考中武秀才诸生，由宗师率领拜阙谢恩，簪花敬酒。武秀才拜宗师为老师，自称门生，然后荣归故里。

惟廉城附近人们，素来重文轻武，对武秀才不大敬重，甚至鄙视，呼之为“拉牛筋佬”。而灵山县则不然，对中文武秀才者一样重视。考中武秀才之家，见走报单者到达家门，将中功名之报喜单粘于门上，燃炮恭贺，便喜颜悦色付赏钱（即封包，头报3600文，二报360文，三报36文）。而新科武秀才荣归故里，族中

老少亲戚故旧，奔走相告，远出于数里之外，热烈欢迎。既至家中，先拜父母及前辈，后与兄弟亲朋会晤，略为欢谈，大鸣鞭炮，以示祝贺。另择吉日拜祭祖先，并发帖遍请亲故邻里，大开宴席。被邀请者，谨封程仪（封包）恭贺新贵，连科及第，早日当官，光宗耀祖，为亲朋故友多沾光荣。

本文所纪操演事迹，是根据回忆当年余之塾师（当过游府衙门稿公——文案）对余述兵勇操演详细经过所得印象整理而成。而文中所说考武科往事，均系祖传父述，料无谬言。

时光绪二十年左右，我县渐有火绳枪、锁头枪、大枪等等新式兵器，戈矛弓矢等古代兵器渐失去作战威力矣。迨至光绪二十四年，清廷始下令废除武场、科举，较场坡之马路沟无所用，于是填平改作操练东洋操（效法日本新练兵之法），把演武场改为弹丸射靶场。

射靶场上竖立铁靶，有 100 米与 200 米两种射程。射击法分为立射、跪射、卧射 3 种，概以大枪射击。大枪使用方法：先放火药入枪筒内桩实，再放入弹铅丸，然后装铜于鱼嘴上，伸食指入护圈，闭左眼瞄准靶之红心点，食指后扣，发，火药着燃，“崩”一声，弹丸向铁靶飞去，击中靶上红心中点，为最高命中率，其他则以击中点距离红心点之远近而论。至光绪三十年后，九响毛瑟、斜牌、漏壳等机造洋枪次第出现，因铁靶不适用洋枪射击，主要是弹丸上铁靶后反跳数丈，往往伤及旁人，故废铁靶，另筑起两面大小照壁。大壁高四丈，阔六尺，厚四尺；小壁略减，以后专用照壁为射击目标。绘红圈于壁上，弹上照壁，不易穿过，又不反跳，射击不会出伤人事故。大照壁早已倒毁，小照壁也拆毁矣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，抗战军兴，一七五师驻防廉城，以东较场常有群众过往，在此射击很不安全，遂将射击场迁移笔架岭，东较场作射击场至此遂告终结。

（摘自《合浦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